

中华

词律辞典

总编撰／潘 慎 秋 枫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华词律辞典

总编撰 / 潘 慎 秋 枫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词律辞典/潘慎、秋枫总编撰.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9

ISBN 7-206-04728-9

I. 中… II. ①潘… ②秋… III. 词律—中国—辞典

IV. I207.2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338 号

中华词律辞典

总编撰:潘 慎 秋 枫

责任编辑:胡维革 倪忠奇

封面设计:沈 赫 常 明

版式设计:赵 亮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5 字 数:21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728-9

版 次: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1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华词律辞典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芒	马斗全	马思周	王 澍	冯巧英	乐秀拔
李旦初	李玉臻	李安纲	李德龙	孙安邦	朱 彤
陈 婴	陈庆延	陆伟然	汪洋湖	杨金亭	张岳琦
张家胜	武正国	周斌武	欧阳鹤	胡迎建	星 汉
钟振振	鲁国尧	阎凤梧	傅如一	熊盛元	

总 编 撰

潘 慎 秋 枫

编委会主任

孙占国

责 任 编 辑

胡维革 倪忠奇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汉荣	马 健	马少岷	马文漪	马先朴	马端忠
王 玫	王 伟	王 旭	王 颖	王 镔	王一玲

王成才	王光辉	王守仁	王聿祥	王应贵	王传授
王伟霞	王学双	王忠武	王彩云	王清凤	王晓琥
王镇鹏	王于月	王振家	王艾思	王梁筠	冯九辉
冯家会	丘海洲	毛成铭	叶国俊	包彩云	冯巩耀
纪麓华	江岚	田海峰	刘国勳	刘翠英	刘长江
刘玉霞	刘连茂	刘保安	刘占国	刘临清	吕永平
乔亚民	孙新枢	孙乃文	孙老驥	孙老树	孙湘和
孙毓霜	老彦	老又新	小李雨	李善阶	汤凤英
汤其武	李保国	李敏旭	李雪莹	李修文	李殿泽
李会英	李慧平	陈云	陈岳桐	吴勉	陈敬江
何宛璧	何建森	杨再文	杨逸明	张祝文	吴晓栋
吴卓夫	杨少恩	张国东	张邦利	张艳玲	张晓邦
张力莹	林立峰	林崇华	郑丽萍	郑侯倪	宗占维
张青平	施维后	倪长明	郝忠盛	赵木兰	胡秋枫
胡鉴明	姜伊夫	赵德祥	赵凌云	钱铭	赵钱林
姚莹战	姚昌玉	聂维忠	崔以军	姚才昌	钱伟刚
赵京人	高原学	夏保华	梁茵河	梁士林	郭晓霞
唐庆华	郭承月	龚纯堂	曹长学	曹彭管	梁振恒
郭石华	程惠慧	敦鲁国	彭淑佳	潘静	鲍卫
谢占魁	雷柏安	蔡潘相	蔡潘摇		缪潘勤
傅彦龙	潘自珍				
寇纯中					
裴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序潘慎·秋枫《诗韵词律》

鲁国尧

我自幼及老，都喜欢看非专业的“闲书”，三十多年前读过的一则故事，如今还依稀记得，按照大脑里储存的残余信息去查书，果然一索而得，不免欣喜。

二十世纪上半叶，著名的诗人、作家郁达夫在1935年写过一篇游记《扬州旧梦寄语堂》，这篇游记劈头就是四句诗，现在让我将该文前面的部分抄在下面：

“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

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廿四桥。

这是我在六七年前——记得是一九二八年的秋天，写那篇《感伤的行旅》时瞎唱出来的歪诗；那时候的计划，本想从上海出发，先在苏州下车，然后去无锡，游太湖，过常州，达镇江，渡瓜步，再上扬州去的。但一则因为苏州在戒严，再则因为在太湖边上受了一点虚惊，故而中途变计，当离无锡的那一天晚上，就直到了扬州城里。旅途不带诗韵，所以这一首打油诗的韵脚，是姜白石的那一首“小

红低唱我吹箫”的老调，系凭着了车窗，看看斜阳衰草，残柳芦苇，哼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山歌^①”。

为了使此书的读者诸君了解来龙去脉，我就把为郁达夫模仿的那首姜夔诗也迳录于下，这首诗很有名。

过垂虹

自作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我曾经读过复旦大学名教授刘大杰（他有部名著叫《中国文学史》）的一篇文章，刘先生说过一句话：五四以来的作家，旧体诗写得好的，首推鲁迅，次则郁达夫。按，在当时的文坛上，郁达夫是位公认的天才，而这位天才吟诗，居然也还得靠《诗韵》。身边没带，就只得模仿自己背熟的诗，袭用其韵脚。这种经历，绝大多数诗人也是有的，但是不讲，而郁达夫讲了，这就是一则宝贵的韵学兼诗学史料。我今日“发掘”，或曰“开发”出来，不“专”其“利”，与同道共享之。

郁达夫的这则故事说明了《诗韵》一类书的重要性。你要做诗，就得备一本《诗韵》，居家置案头，出外带身边。除非你是超过天才郁达夫的天才。

我们中国人一向有刨根问底的习惯。要问《诗韵》的祖先，它可谓源远流长，毛估一下，该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了。“诗韵”是韵书的一种，韵书是按照语音学的音节里的“韵”编排的辞书，其根基在审音，是音韵学的著作。而其功用之一是“广文路”，即当文士写诗词歌赋等韵文时为他们提供可选择的韵脚字。最早的韵书是西元3世纪魏时的李登《声类》，5-6世纪的南北朝是韵书发展的时期，隋文帝时陆法言编的《切韵》集前此韵书的大成。隋代开始施

行科举制度,唐代仍之,科举以诗赋取士,诗赋要押韵,于是《切韵》被国家定为诗赋押韵的标准。可以说,在唐代,《切韵》是官定的诗韵。到了宋金,出现了“平水韵”,这类韵书,它的音韵学功能被削弱,成了专门的诗韵书,长期以来,做旧体诗的人奉为圭臬,直至今日,直谓之“诗韵”。

而明清以来,北方地区的戏曲、曲艺等押韵,则流行“十三辙”。1941年的双十节,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新韵》(主要编者为魏建功先生)^②,分十八韵部。此后的《诗韵新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辑,1978年新一版)、《现代诗韵》(秦似编,1979年第2版)、《韵脚词典》(陈北郊编,1995年)、《中华新诗韵》(谢德馨编,2004年)等书或分韵十八,或分韵十三。不像旧《诗韵》那样以往昔的规范作为规范,而脱离当今的语言实际,它们都是以活的北方官话音或者北京音为标准的,因而具有生命力。

王国维说:“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法言)、孙(奭)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③时至今日,虽然不会“家置一部”《诗韵》,但是近五十年中国大陆重印的清人《佩文韵府》、《诗韵合璧》、《诗韵全璧》之类的书数种,累计印数会有十万以上,因为还是有人在写旧体诗,这些书还可以作其他文化研究用。写新诗的人自然不会再押“平水韵”了,他们需要新的“诗韵”,即新诗的“诗韵”。这五十年出版的新编“诗韵”约二十种左右。

上面提到的《佩文韵府》,系1703年清康熙帝下令所编,纂修官凡22人,1711年方成,一韵一卷,收入《四库全书》时编为444卷,18000余页。1716年康熙帝又令文臣编《韵府拾遗》,1720年成,纂修官5人,收入《四库全书》时编为112卷。^④它们的特点是韵藻鸿富,达几十万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诗韵。如今在

我面前的由秋枫女士主编,潘慎先生为特邀编审的这部《中华实用诗韵》,可以毫无夸张的说,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本现代诗韵,它收字1万2千余,韵藻约30万个,精装书约1700页。

韵藻是什么?“诗韵”书首先是为诗人写诗提供韵脚字的,诚然,这是主要功能。应该说,它还有另一个主要功能,即向诗人们提供韵藻,元明清时的若干“诗韵”书即如此,以《佩文韵府》最为著名。凡是从事写作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搜索枯肠,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天才或者学富五车者除外)。与其搔耳抓腮,不如求助工具书。如今的一般人,只知道查词典。但是词典基本上不收语,即词组,而且词条下的众多释义和例句大大影响浏览、选择的速度。人们需要干净利落,要求书中只出现词和语本身,而且密集,使读者能够一目十行,一扫即得,这种需要只能由特种工具书如《诗韵》来满足,韵脚字下所带的大量韵藻即是为诗人提供的词库和语库。

“诗韵”书,如清初的《佩文韵府》,以至1965年的《诗韵新编》,它们的韵藻排列法只有一种顺序,现以《诗韵新编》为例,“歌”字下收“诗歌”、“国歌”、“凯歌”、“红旗歌”等共40条词语。而秋、潘二位的《中华实用诗韵》则有“哀歌”、“悲歌”、“长歌”、“大风歌”、“仰啸浩歌”等75条词语,不仅量多,而且它还收另一种次序的词语,如“歌人”、“歌儿”、“歌工”、“歌风碑”、“歌声绕梁”等30条。秋、潘二位的这本书,实际上囊括了逆序词典和正序词典二者的功能而兼有之。我认为,秋、潘二位的这本《中华实用诗韵》,对语言学家了解、研究汉语单音词素或单音词的配搭、能产性、历时的特质,甚至它们的文化色彩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书。所以这本书将不仅为诗人所欢迎,研究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学人

也必须拥有它,《中华实用诗韵》既是诗歌创作或诗学领域的专书,也是语言学类的书籍。

我要向秋、潘二位表示高度的敬意。《佩文韵府》及《韵府拾遗》是皇帝下令纂修的,是“皇帝项目”,这是我杜撰出来的词语,如果用时尚术语,则是国家重点工程中的超级项目,经费大概是“要多少,给多少”,^⑤实际投入的专项资金不知多少两银子,折合今日的人民币该有几百万元吧,甚至上千万元?《佩文韵府》投入的人力计:纂修兼校勘官 10 人、纂修官 12 人、校勘官 4 人、校录官生 35 人,自“立项”至“结项”、“出版”,历时八载,刻墨版一万八千有奇。而秋、潘二位以二人之力,两载之功,即成此巨著。其艰难和杰出只有靠比较参照才能凸现。

我跟秋、潘二位先生至今尚未谋面,与潘神交已久说来要费点笔墨。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即从音韵学的角度研究宋词用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文章陆续发表。我在《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里说:

研究工作开始是摘录韵字,而这又须先辨清韵律。……至于一首词何字为韵脚,有前人关于词律的著作可供参考。清人万树《词律》收 660 调,1180 体。徐本立《词律拾遗》补 165 调,495 体。后来杜文澜《词律补遗》又补 50 调。而王奕清等编的《词谱》收 826 调,2306 体,最称赅备,足资验证。不过衡以宋代山东 14 家 1300 首词,诸书遗漏之处尚多。如晁端礼的《春晴》、《脱银袍》两调上述四书皆失收。辛弃疾《江神子·暗香横路》双调 70 字,前后段各七句四平韵一叠韵,辛《踏歌·擷厥》三段 81 字,前段四句四入声韵,中段四句三入声韵,后段五句四入声韵,诸书皆不录该体。又如《金人捧露盘》调诸体所收各体皆中调,而晁端礼《金人捧露盘·天锡禹圭》是 140 字

的长调,却未被录入。如此之类,不烦缕举。

《词谱》诸书所定的韵脚,多数可从,然而亦有失当处。如《词谱》卷三九《哨遍》收辛“一整自专”阙,辛集于词牌名下注明此首是用“蜗角斗争”阙的韵,以后者校之,可知《词谱》定其中的“醉意”二字为韵非是。……

有些长调如《六州歌头》,从辛弃疾、李冠诸人的作品比较中,可知该调用韵数目、韵脚地位、换韵与否等都很不一定,诸词律书也未能全部概括。总之,摘取韵字时,前人词律书有不可依据的则酌情而定。^⑥

我之所以引述二十多年前的拙文,目的在说明当时对旧的词律书的不满,盼望全备的词律书“若大旱之望云霓”。那时我在拜谒唐圭璋先生时,曾向唐先生谈及这个问题,记得唐先生说过,想让一个博士生做这样的研究,编一本好的词律书。到了八十年代,我听说山西有人编了一本总结《全宋词》、《全宋词补辑》等书中出现的词调、词体的新词律书,于是赶紧向我的同窗陈庆延打听,知道是潘慎先生的成果。1991年潘先生的《词律辞典》出版的消息传到江左,我赶紧托一位去太原开会的同事买回。今年春夏,我应邀赴台南成功大学讲学,我向听课者介绍《词律辞典》,称它是迄今为止最详备的词律书,我发现成大图书馆也藏有此书,一位中山大学的女博士生告诉我,她早已买了,闻之,甚感欣慰。潘先生精益求精,在《词律辞典》的基础上,在秋枫女士直接参与和协作下,如今又成新作《中华词律辞典》。这本书,共收集词调2500余个,(包括别名词调)比他原来编撰的《词律词典》词调多出一千余个,堪称词谱大全,从事词学研究的专家一定要奉为圭臬了。《词律辞典》的卷首有潘先生自撰的词“解佩令”,我经常翻读:“廿年搜调,十年执

笔,三十年心血都耗尽。记得当时惜寸阴,辛劳何恨。频消损、沈腰潘鬓。”何等感人!感人何等!

潘先生大半生坎坷,十分坎坷!但是却未为时所埋没,凭着超常的意志,坚韧的努力,在近二十余年中,著、编了许多许多古典文学、语言学、文献学等方面的书,而今年逾古稀,犹游学关外,成此巨著《诗韵词谱》,Ⅰ册为《中华实用诗韵》,Ⅱ册为《中华词律辞典》。他托陈庆延同学征序于我,我的德、才、学、齿均不配为此著写序,然而我不能推辞,于是满含敬意写了如上的文字,请秋、潘二位先生批评、指正。

对于秋枫女士,我并不认识。经潘慎先生介绍,才使我对她有初步的了解。秋枫女士原名李书文,她既不是像谢道韞、李清照那样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或者学士的高等知识分子。她是个能提能挑、经过文革洗礼和劳动锻炼的大山女儿。但从小酷爱文学,凭着她的天赋和勤奋,脚踏实地地步进了文学殿堂,涉足文坛、诗坛、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小说、杂文、诗词,特别在旧体诗词方面卓有成就。她曾担任过当代诗词界的“最高学府”《中华诗词》的编辑;《中华诗词》编辑部副主任;《诗刊》格律诗词栏目主持人。现任《长白山诗词》常务主编主持工作。可称得上当代诗词界的巾帼。她早就感到“平水韵”对现代的诗词创作越来越扞格,特别是北方方言里的入声字消失。所以一直打算对诗韵有所改革。因而,当她了解到潘慎先生曾应聘到广州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主编《中华新韵府》时,就一直互相联系,探讨诗韵改革问题。后来,潘慎先生因种种原因而“自炒鱿鱼”(用潘先生之语)辞编《中华新韵府》后,曾多次和秋枫女士商讨合作问题。

对于秋枫女士,实在了解太少,只好“语也不详”,不过有一点必须肯定。秋枫女士在自学创作和诗词音韵研究方面有如此成就,正是“英雄何论出身低”啊。

我就以《神童诗》上的两句诗赠给秋枫女士以表示我对秋女士自学成才的钦佩,

“将相本无种,男儿(女儿亦然)当自强。”

再以老杜的两句诗作为此序的结尾,以表达我对潘慎先生的敬佩之意:

庾信平生最萧瑟, 暮年诗赋动江关。

附注:

①见《郁达夫自选文集·游记卷》页111,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魏建功文集》第一卷收《中华新韵》,题注:“这是一部于1941年10月10日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的国家韵书。魏建功编纂,黎锦熙、卢前和萧家霖参订。”

③《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观堂集林》卷八。

④《佩文韵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康熙五十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则是以成书之年言。然而紧邻其后的《韵府拾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康熙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可是查《韵府拾遗》序后知,该书康熙五十五年始纂,五十九年编成。于此可见四库馆臣之疏漏。

⑤据云,近有某项目,其经费,“要多少,给多少。”

⑥《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又,我的《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亦述及清人词律书之不详备处。

2004年11月4日

于颜之推、萧该故里

前 言

我们曾对几部有权威性的词调专集作了个小统计：

书 名	册数	卷数	调数	又体	补体	别名	总首数	附 注
钦定词谱	8	40	826	1478		585	2391	末一卷 收大曲9调
词 律	词律	3	20	676	508		207	1184
	拾遗	1	447	6	165	173	108	
	补遗		1	50				50
历代诗余	4 函	100	733	772			9032	不属词 谱性质

这几部著作是否已把唐宋以来之词调收采无遗了呢？没有，仍有不少“沧海遗珠”。据我们在各专集、别集中发掘到的，和上列各书所收加在一起，共有：

调数	体数	大曲	别名词	总首数	别名词中，一部分为又体，一部分则为同体，今已删去同体别名词。
1242	3412	50	910	3773	

如果只限于唐宋词，收罗了这些数目，词调大致收尽

了。但自宋以降,历金元明清迄于近代,词人作了不少自度曲,散见于各家别集,而别集又汗牛充栋,凭几人的有生之年是难能读遍的。比如,本集中所收近人张伯驹先生之《梦还家》,见于张老先生之《丛碧词》,该词集并未公开发行,我仅在友人处见到手抄复印本,否则该调也就漏收了。类似这种现象,肯定还有不少。所以我们相信,此书所收之词调,虽比《钦定词谱》多出三分之一左右,但还是未能网尽的。我们自《词律辞典》问世以后,仍继续不懈地旁徵博采,除词人别集外还对一些古典小说上的“新”词调,不论雅俗,一概兼收并蓄。特别是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全清词·顺康卷》提供了不少词调,充实了本书。

对于别名词的处理。别名词在历来的词坛上可以说没有起到好作用,只能是“捣乱”!严谨如《康熙词谱》也会上别名词调的当。如《卜算子》是一个常用词调,其“常用”的别名也够多了,如“百尺楼、楚天遥、眉峰碧、缺月挂疏桐”等,偏偏金元道家王喆、马钰又给他起了个符合其道家色彩的别名《黄鹤洞中仙》和《黄鹤洞仙》,于是《词谱》卷八采马钰的《黄鹤洞中仙》“终日驾盐车”一首而另列为一调,云:“调见彭致中元《鸣鹤餘音》词”。其实这个调名,在《重阳全真集》王喆《黄鹤洞中仙》调名下注明“本名《卜算子》”,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另列为新调。

这次我们为了纠正把别名词误会为新词调的弊端,就把别名词不论同体、又体,一律收采并另列,但在要点中加以说明,如贺铸的《醉梦迷》【要点】中云:“此调即《采桑子》,与44字之朱藻‘障泥油壁’词体同。以词有‘一枕浓香醉梦迷’之句而改名。”找出其出处以免误认。

对于词调的编排。前人的词谱,有一个似乎商定了的编纂体制,即按词调之字数多少为序,少前多后。如以最少的14字《竹枝》居首,最多的240字《莺啼序》殿后,似乎很有系统,其实不然。因为有很多词调有不少异体,而各体的字数又多少不一。即以《渔歌子》为例,《词谱》共收六体(本集收七体)其中有25字者一体,27字者三体,50字者两体,按其体制,应以25字体首列,可是《词谱》、《词律》皆定27字中之某一首为正体而首列,25字体则附列于后,这种自我破坏体制之例,不只《渔歌子》,可说俯拾即是。由于他们并未严守按字数列序之总体制,故有时要查对25字体者,要到27字体项下去找。字数相差不多,异体较少的词调还好办。如遇字数相距悬殊(如《女冠子》,少者是41字,多者114字),异体多(如《洞仙歌》有41体)之词调亦不按字数列序,无疑给读者造成不便。《历代诗余》与《填词图谱》则忠实执行以字数列序的体制,如《女冠子》,在41字类项下有,在114字类项下也有,查对较便,这是他们的优点,但《诗余》收采同调同体词很多,又未注谱,似乎不能算词谱。《图谱》虽然注了谱,可是错误百出,似出诸三家村冬烘之手,而且两书皆以别名词误作别调另列,无形中增出了不少词调,这是他们的不足。

不管如何,词谱以字数列序,对现代来说查检是不大方便的。我们有鉴于此早就打破这个传统的框框,采用以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表音序为序,这是《词律辞典》改变前人体例的理由,也不无道理。经过实用检验,字数列序和音序为序似乎差不多,最大的问题是别名词。知道别名词的出处,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不知道的却无从查起了。

这次我们再作尝试,予以修改,仍按照《康熙词谱》体例,按字数列序,这样可以显示出历来的小令、中调、长调之分,但不作多少字到多少字为小令的硬性划分,让读者自己酌定。有些词调的又体多,我们不采用《康熙词谱》的以“正体”首列,而是仍按字数多少列序,如《六州歌头》,唐声诗是 28 字,宋长调有 133、141、143、144 字诸体,我们就以 28 字首列。

这次我们增补了不少词调,包含别名词,计:调数 2566;体数 4186;大曲 50;总数 4596。

限于我们的水平,其中不乏讹谬之处,敬请专家们拨冗赐教。

潘 慎

2005 年 8 月 30 日